

母親

澳洲 鄭錦興

從小母親對我愛戴有加，長大後我到美國創業，當時剛到國外，家境尚不寬裕，無法接她侍奉左右。

有一年我回家探母，母親已病入膏肓，家人因怕我擔憂，一直不敢通知我，歸途中我繞道台灣，盤桓數日，倘知母親病在垂危，定會馬上趕回家去探望她，減輕她苦苦期待的煎熬。母親所患疾病是膽結石，滿身痛癢無比，非常難受，為盼望能見我最後一面，她寧可受盡折磨，而遲遲不肯放棄生機。

我從台灣飛回家時，發現母親已脆弱無比，她在極度痛苦中掙扎而沈吟，目睹她悲傷的神情，使我痛徹心扉。倘能取代的話，我寧願讓自己受苦，也不忍心看她受盡折騰。鑑於她當時病情，我應該把她留在家裏陪她好好走完最後一程，讓她安詳離去。但因自己年少無知，滿以為可以尋找名醫求救，把她治好。當時我雖剛從國外回來，疲憊不堪，但為了想挽救母親一命，便馬不停蹄從茂物把她送到雅加達的一家醫院

裏求救，不料印尼醫術非常差勁，明知病人已無希望，不加詳察病情，便把她送進急診室裏硬行猛烈搶救。我無法進入室內，只能在急診室的玻璃窗外觀察醫師和護士們給她醫治。當時印尼醫院設備尚未達到今日現代化水平，現在的急診室多數設在無窗的大堂裏，每個病床周圍設有活動布簾，當醫師給病人施行救治時，只要把布簾關上，外人是無法看見的，而我當時卻能清晰地看到室內的一切活動。

懷著極度緊張的心情，我在窗外觀察著醫師與護士們給母親救治的情況，可惜母親那脆弱的身軀已無法承受任何壓力，堅持不到片刻，已奄奄一息，逐漸放棄生命中的最後一絲生機，我與她雖相距不到數米，但卻呎尺天涯，無法靠近她。

當時多麼希望能跑到她身邊守護著她，安撫她，讓她安息，可我卻不能，只能從窗外眼睜睜看著她離開人世。

在將撒手人寰的一霎那，她從急診室裏望著我，在極度痛苦掙扎中略含微笑，緩緩地輸完最後一口氣。她那慈祥的臉，在萬般無奈下帶有些許滿足的神情，使我失落，令我心碎。我能深深感受到她當時的心情，彷彿在告訴我，能與我見上最後一面，心願已足，了無牽掛。她的神情使我久久無法釋懷，傷心、愧疚和自責。

當時我感到世界一片黑暗，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嘗試到失去親人的悲痛，令我傷心欲絕，整個人像被掏空一樣，瞬間崩潰。在萬般無奈下，多麼希望有人在我身邊給我支柱與依靠，可惜家人遠在茂物，而我卻獨自在雅加達醫院里守護著她的遺體，熱淚盈眶，六神無主，哀天叫地，苦不堪言。

